

潘基文用录音机记录私人日记

2

热点关注



【美】汤姆·普雷特 著
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影响着世界政局。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在原则面前,绝不让步。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汤姆·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

【上期回顾】

有人可能以为,潘基文会在期待周末松弛一下,如大多数人所做的。实际上,他从来不能松弛,无论是哪个周末。他要不停地行进,前进……继续行进。

我试探性地问道:“没有绝密日记吗?”潘基文先是微笑,摇摇头,之后又是大笑。这个问题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没有秘密日记!但我在写私人日记……用韩语写的,一大卷,从我当外长就写了。”

那是2002年至2006年将近4年了,按照韩国的国内政治标准,对一位外长来说,这是一次长跑;一般说来,他们很快就要被韩国最初的政局赶走一年左右,出局。

“你什么时候写日记,在入睡之前的夜里吗,你把日记放在办公室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吗?”

潘基文大笑,连连摇头:“每天记日记可太难了,所以近来我开始用录音机。之后交给我的秘书,所以仅有我和伊沙贝尔知道,就连助手柳奥哲(Yoo Yeo-cheol)和阮秀(Wan-soo)也不知道。”这两位是他身边的助手,从他第一任就过来了,所以第二任伊始就有提拔。

“我妻子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其实这句话意义不大,因为“她从来不管”。

他以平稳的中分贝声音说话,从外表上判断,他仿佛是一个单纯的男子,不喜欢抛头露面,目的是与别人打成一片。他现年66岁,凡是出格的事都躲得远远的……生怕那件事变成精灵,把他从窗户抛出去,如同彼得潘。

“我才回来,5分钟之前,又开了一次会。”他边说边揣摩我的心思。

“安理会吗?”这是我能做出的推测,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安理会的会议有始无终,有时似乎比要解决的危机或问题还要漫长。

潘基文摇摇头:“哦,这是另

一个问题我忙了一天。”他想把对话继续进行下去,但他要喘口气。

这是纽约潮湿的8月,他薄如纸片的雨衣放在楼下的衣橱里。他身上穿的是西装和衬衫,打着传统的蓝领带。虽然他身材瘦削,但还是很难想象他在体操馆里累倒(他不会),更难想象他在宾馆的游泳池旁精神不振,靠白酒提神(从来没有)。

他叹息说:“太忙了。今天还不仅是安理会。所有地区性会议都是我主持的。阿拉伯联盟、非洲同盟、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这些名称他说起来如数家珍,如同一位老船长在宣布命令。

他又叹了口气,将目光投向窗外,这扇大窗下面就是东河,对治理污染来说,东河可谓流淌的广告。明亮的接待室里纤尘不染,所有的摆设都那么干净,那么有序。

“最后一个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我还以为一个半小时就够了,但你知道那些会……所以开到一半我就让奥哲通知你在这里等我。”

奥哲协助他分派工作、安排见面、保卫安全,是秘书长团队里的核心成员。与潘基文和其他顶头上司相同,他也是2006年从韩国外交部来到纽约的,有人说潘基文将个人意志强加在韩国外交上,而且对外交部实行了改革,希望你相信积重难返的机构还能改革。

潘基文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双手放在膝盖上,仿佛在等待生活中的另一次意外发生。我们说到他的第一届任期一半的时候,传言说他未必能够连任,这使他大为烦恼。

他是布什政府的人选,但奥巴马并未选中他。他在联合国秘书处

不大被人待见(但这可能从另一面说明他在履行职责)。瑞士一位官员写了一份备忘录私下传播,毫不留情地评说他的领导水平。挪威的一位外交官也是如此。西方媒体提到他的时候也不友好,他赶不上乔治·克鲁尼,这大概是他们文中的意见。

哦,这公平吗?西方记者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媒体不推崇低调。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潘基文的为人太安定,结果让人连声音都听不见。

但潘基文知道自己是谁,炫目的克鲁尼能担任秘书长一职,对此潘基文以间接的方式表示怀疑。潘基文在安静外交和一身西装的心态里自得其乐。他好像在说,我已经选择了这种疯狂的舍我其谁的生活,接下来还将发生什么。

潘基文望着空中:“我最后一分钟才脱身,所以迟到了。”

他清清嗓子,解释说明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咖啡店进行的晚餐将会有些匆忙。他解释说,巴基斯坦洪水泛滥,国家的一半好像淹在水里。

明天晚上,周五,他要飞到巴基斯坦,亲自访问那里。助手为这次旅行团队订上肯尼亚国际机场明天的最后一个航班。按照计划,如果他不被暗杀,如果他的飞机不在空中爆炸(1964年已故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刚果上空发生空难),那么他周一还要返回办公室。

我问:“为什么要赶到巴基斯坦?是有人建议你,还是因为你看到了令人深感不安的电视画面?联合国秘书长不在舒适的建筑里舒舒服服度周末,偏要乘飞机赶到地球另一端探访巴基斯坦,原因何在?”

“我以真诚的态度告诉你,这纯粹出于我的决定。我还以为这次洪

水早就能结束。现在巴基斯坦15%的土地被淹,我们已经呼吁紧急援助。所以我要赶到那里表达联合国与巴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会见他们的总统或总理。但这还是次要的。我要亲自看看才好。”

他清了清发哑的嗓子,从上等的中国杯里呷了一口热茶,茶水是宅邸内服务人员为我们送来的。

“上次龙卷风纳格斯袭击缅甸,之后我到缅甸探视,这一次是上一次的继续。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还没有人过去,今年海地发生大地震,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还去了智利,中国发生大地震之后我又赶到四川……我在这边协调国际援助,中国人对此大为感激。”

这可以称为空降兵式的人道主义,潘基文非要比他的各位前任多做一些不可。事实上,这位马不停蹄的韩国秘书长已经在秘书处引起批评,他们说应该留在家中坐镇,遇上大灾大难,让下面的官员过去就行了。另外,秘书长仅此一位。

他以低调的方式处理高级的外交问题,不能不引起一般人的抱怨。就连他手下的一些人也对这种风格感到不满。

一次,在相当真诚的私下场合里,联合国一位最为勤恳的高级官员很礼貌地问潘基文为何总在公开场合深深地鞠躬。说到底他是联合国秘书长,难道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顶级外交家吗?

潘基文抬起眼睛,仿佛才从这个大胆的问题里回过神来,似乎在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潘基文吗?是世界上最最谦卑的公仆吗?

此后这个话题那位被批评的助手再也没提。

溪望去医院想查父亲十年前的病历

3

悬疑推理



求无欲 著
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迷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王者归来的“刑侦新人王”相溪望被公安厅秘密招募,重新成立“诡案组”。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在诡案组的背后,等待相溪望揭开的还有怎样的真相?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悬疑新天王”,《诡案组》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将于年底隆重推出。

【上期回顾】

溪望和映柳在医院乘电梯时被关在了里面,溪望把“吃人电梯”的案子告诉了映柳。

映柳沿着溪望的目光,望向电梯顶的维修口,怯弱地问道:“张伯爬到了电梯上面去?”

“根据证据显示,他确实是爬上去了,至少我们在电梯上方发现了他的尸体。”溪望沉默片刻,随即讲述自己对该案的推理——

张伯出事当晚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因为电梯出故障被困。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来为他打开电梯门,因为当晚值班的保安就只有他一个,而且当时电梯很可能停在无人的楼层,他也没带上手机。因此,他要么在电梯里待到天亮,要么自己想办法出去。很明显,他选择了后者。

张伯已经五十多岁,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要爬上维修口并不容易。他爬到电梯上面的时候,大概已经气喘如牛、浑身无力,而悲剧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他想将上一层的外电梯门打开,但因为没有辅助工具,所以非常吃力。而且此时他已经相当疲惫,经过多次尝试仍未能将外电梯门打开,因此他开始着急,使出蛮劲试图将外电梯门掰开。

或许一时用力过猛,以致重心不稳,他就摔倒了。这一摔不但使他的头部受到剧烈撞击,恰巧也让维修盖合上。撞击使他当场昏迷,维修盖合上导致其后没人注意到他身处电梯上方。更不幸的是,苏醒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动弹,甚至不能发出声音。

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张伯因头部受到撞击而出现中风症状,不能做出任何求救行为,以致在其倒卧于电梯上方期间,未能及时被人发现,从而失去了获得救援的机会。医护人员在电梯里听到的“咕

咕”声,其实就是张伯肚子发出的声音,他是因为饥渴而导致死亡。至于刘护士听到的敲打声,是由张伯的手电筒敲击电梯顶部发出的。不过,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张伯被发现时,死亡时间已超过72小时。也就是说,刘护士听见怪声的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

“那,那她听见的声音是怎么来的?”

“手电筒有可能是因为电梯下行而滑动,掉落凹槽才会发出敲打声。至于那‘咕咕’声及说话声,是因为张伯在极度饥渴的状态下死亡,由于死前神志不清,以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死后灵魂仍徘徊于电梯上方。而刘护士脑电波的频率跟他相近,因而受其影响产生幻觉。简单来说,就是见鬼了。”

“真的有鬼吗?”映柳又再惊恐地抓住对方的手臂……

电梯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随即恢复运作。溪望按下8楼的按钮,片刻后电梯门便悄然打开。映柳立刻像逃命似的冲出电梯。此时电梯的紧急呼叫器传出保安的声音:“电梯现在没问题吧?”“嗯,已经恢复正常了,谢谢!”溪望礼貌地回答,“你们的办事效率也挺高的,才一会儿就把电梯修好了。”

“我哪会修理电梯,不知道谁把电梯的电源给关闭了。要不是我上楼时顺道检查一下电源,今晚大家都得跑楼梯。保安的抱怨让溪望感到疑惑,“是谁这么无聊呢?”但他并没有深究的打算,毕竟此事不过耽误了些许时间。

他径直走向护士站,以患者家属身份,向一名肥胖的值班护士索

取父亲相云博住院期间的病历。

“虽然你是病人的家属,但要拿住院病历得办很多手续,可不是你想要就能拿出来的。而且你要的是十年前的病历,也不知道有没有保存下来。”肥护士冷漠地回答。

溪望正欲开口,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小相吗?”一名刚从病房走出来的护士,快步跑到他身前,“真的是你耶!”

相貌清纯如小家碧玉的护士,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兴奋地叫道:“还记得我吗?我是刘琪琪。”

“当然记得,我还欠你一顿猪肚包鸡呢!”溪望微笑点头,“琪琪,现在还怕晚上乘电梯吗?”

“你别老是取笑我好不好?”倩琪娇嗔地打了他一下,随即问道:“都这么晚了,你还来医院干吗?”

“来见你呀!”溪望调笑道:“突然很想念你,就立刻跑过来了。”“哪有,我才不相信呢!”

“这位是月警官,是来骗我入伙的。”溪望给两人互相介绍,“这位就是刚才跟你提起的刘护士。”看着眼前两人打情骂俏,映柳莫名地感到不悦,对溪望说:“你还要不要翻查旧病历?”

“怎么了?你来这里是想翻查旧病历吗?”倩琪向溪望问道。

溪望苦笑着头:“其实我已经辞去警队的工作,不能再动用警权翻查过往的病历。”

倩琪愣了一下,随即笑道:“虽然你已经不是警察,但我们还是朋友呀!别的事情我可能帮不上忙,翻查旧病历这种小事我还是有办法的。”

倩琪小跑到护士站跟肥护士交

待几句后,马上又跑回来,牵着溪望的手走到电梯按下下行键,又道:“我们先到保安室拿钥匙,然后就到资料室找病历。”

溪望朝映柳扬了扬下眉:“柳姐,要不要一起去?”映柳看着正在打开的电梯门,哆嗦了一下,心忖答道:“不要,我走楼梯到大堂等你好了。”“那就一会再见喽!”倩琪乐滋滋地向映柳挥手道别,拉着溪望的手走进电梯。

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映柳脸上便露出厌恶的表情,取出手机编写短信:你想干吗?短信发出后,很快便收到回复:别着急,一会你就知道。

“到了!”电梯门刚打开,溪望便快步走出电梯。倩琪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追上。“你等我一下。”倩琪让溪望在门外稍等,独自走进保安室。

人民医院共有三个保安室,前后入口各有一个,负责检查出入人员及车辆,当然更重要的任务是收取停车费。第三个就是眼前这个保安室,里面装有监控系统,只有两名保安员轮流值班,除通过监控留意各楼层的情况下,夜间还得到各楼层巡查,因此拥有大部分房间的钥匙。

这些情况,溪望早于四年前调查张伯一案时便知道。当然,现在坐在里面的保安已不是四年前的那位,而是一名二十来岁,额角有一道明显疤痕的年轻人。

倩琪跟保安十分熟络,对方也没多问便将资料室的钥匙交到她手上。不过,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保安视线一直停留在站于门外的溪望身上。